

中國方志叢書·華中地方·第七八二號

據

清·謝旻等修，陶成等纂
清雍正十年刊本

影印

江西省

江西通志



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印行

元

建昌路廟學記

宋澄

唐以來立廟設像以祀先聖於禮未之有稽而所以致其嚴敬則隆矣建昌郡廟學因地之勢其位東向有燕居殿在西北隅此他郡所無者廟無之左書學之後皆學地也民僦而營居焉廡左之居編戶鱗次近逼廟壘喧穢不靜閣後之居面北背南構宅一區橫截其間廟與燕居離隔為二別啓一門向西不共前廟之門而出今天子御極之初念民生休戚繫於郡縣守令精選其人擢江潮行中書省郎中薩德彌實為建昌郡侯治政既優教事尤虔暇日戾學宮目覩心惟將

江西通志

卷一百二十七 藝文

更而新之教授方君壽條具所宜凡學地民屋悉令撤去改造以地歸之學俾廟俾學前後通達無碍繚以宮牆相其他不中禮度者循序完整前守趙侯所積學計歲會有羨可知侯之志邦伯荅失帖木兒屬之長宋旨僉議允諧從祀繪像於壁歲久則漫易以木刻神像百有五左右各入室以奉廟之前庭迫窄春秋朔望行禮不足以容外門之東舊有教官之署乃撤其屋遷戟門於外距廟之前雷一引五尋視其舊加四常有二尺戟門之外鑿泮池如半月跨以石梁池外如舊建櫺星門門外砌街道為通衢南北兩端樹命教門各一加封勉勵詔旨礮石重鐫二碑亭對峙於泮池之側燕居殿隘不稱官有廢屋如殿之制廣三常有二尺深三尋有六尺六寸徙置閣後所撤民居之地以為燕居殿與前廟相直東

向頗與古之前廟後寢類築壇三成廣仞崇三尺有五寸象

闕里之杏壇先賢祠翼其右太守祠翼其左增祭器備樂器

補書板葺齋舍作庠廩教官舊署既撤學之西南有尹周氏

居半屬學地以其屋來售適舒嗣隆代宋貞為郡屬之長志

合謀同贊助其決遂酬其直得尹之居以居教官周之居以

居正錄氣象軒豁足以表師儒之尊其北隙地為廳事之所

二一以待眾君之公聚一以待教官之公座自泰定元年肇

始至四年迄於成門廡殿堂燕居祠宇以及庖廩與教官貳

長之解舍周圍內外南北之廣二引五常東西之深六引四

常有六尺從衡端直規模廓廓巧鏤炳煥道路平衍偉然壯

觀士民驚嘆以為昔所未有非郡侯心量之宏志力之堅何

以臻是今邦伯怯烈貳守劉珪府判伯顏察兒郡屬張賡劉

秉忠克協克一前教授倡議之後郡建中嗣教職承侯之令

惟謹正錄石良貴嶽天祐也蒙古字學教授楊大不花董斯

役郡吏李方平王進周植也役既畢鄉貢進士盱江書院山

長聶公升述郡士之意請紀其蹟惟侯累任風憲廉能聲實

著於遠邇今為民父母有治有教其美可書也雖然敝學宮

以育人才者官之事進學業以應時需者士之事吁之士繼

今羣居共游豈曰涉獵記誦銜飾辭章以釣名媒利而已必

真明經而心之所得能得聖賢之心必真修行而身之所行

能行聖賢之道庶幾上不負聖天子取之仁下不負賢郡侯勉之勵之之義哉

南安路儒學大成樂記
天子所與分治其民者侯牧也封建為郡縣而郡太守實當

古侯牧之任其治民也有政焉有教焉政以導之使不為遷教以化之而使為善也教民必自士學始後世教民之道雖不能純如古而牧民之守必崇士學則由漢以至於今未之有改也崇士學之目不一而尊立教之人為之綱古之建學者必釋奠於先聖先師而春秋入學亦皆釋奠示不忘本也吾夫子為萬世儒教之宗歷代尊事隨時而舉至唐開元而服袞冕之服正南面之位祀以王禮遂為定制凡釋奠者必大合樂因古釋奠之名損益其禮以祀夫子祀必用樂者倣古也唐宋金之禮蓋相習而無甚異國朝既得天下郡縣儒學悉如舊世祖皇帝於京師首善之地肇創國子監學春秋釋奠以前代之樂行事列郡遵而行之南安居江西之上游中大夫東平張侯昉來守休然以夫子廟樂未備為惕乃議

江西通志

卷一百二十七 藝文

三

哉侯於士類中擇其知孔聖之道者講求其意條陳其目以教今之士俾不廢乎其所已學而兼進乎其所未學一一如吾夫子之所以教於經則明於行則修可以厚倫可以美俗士風丕變民風亦丕變將見南安之境人人相敬讓相慈愛萬然為仁義之民而無復有辨爭盜竊之訟至官府則侯之治郡又奚翅如漢文翁之治蜀唐韓子之治潮而已哉吾里陳幼實掌南安屬縣之教承侯之命徵予文以記樂之成也故予得以盡其言

臨川縣學記

江西通志

卷一百二十七 藝文

四

自唐末衰亂迄於五季文治中否宋興數十年間漸復承平之制臨川撫之負郭邑也咸平庚子邑令陳從易始建學學在郡城東南隅據青雲第一峰之右地勢亢爽人跡稀疎喧囂之聲華靡之觀不接耳目於學者游處誦誦為宜歲久屋敝後百餘年當隆興甲申邑丞郎餘慶重修之嘉定庚午朱子之門人黃文肅公幹實宰斯邑建詠仁堂於明倫堂北既而趙令崇尹新明倫堂文會堂及兩序齋舍四東曰尚志親仁西曰務本好禮嘉熙庚子李令義山復新大成殿及兩廡戟門作亭青雲峰之巔以暢閒適眺望之趣淳祐己酉趙令必瑛又市民地拓其境作外門而學宮完美矣國朝因前代尚文之治汲汲以勉勵作養為務由至元元貞大德至大詔旨叮寧有隆無替皇慶延祐貢舉既行則雖中人以下皆知所勸文治可謂盛矣而臨川之學逮今又將百年未有重修者成都馬壽祖來為令周視學宮意有弗稱亟命學官葺理教諭鄧文奉命唯謹躬率邑士不憚勞費材木之朽腐者易

瓦甃之缺壞者增牆壁之破者補之楹柱之敝者正之蓋履
比密朽鏝輝炳學計不損一毫而主祀之宮羣居之室煥然
一新既落其成衆士咸喜以學宮舊無碑刻懼事迹久遂湮
沒欲備始終傳永遠而屬記於澄余竊謂文儒之尚此聖世
之厚恩廟學之修此賢令之善政雖然有治有教今日文治
浸盛而文教猶有當明者焉前令黃文肅公以朱子之學教
臨川之士流風未泯朱子之學宗程而祖孔子之道儼如
日月人心所同得也究其理踐其事以吾心之所同得契聖
人之所先得知必真知行必實行豈徒剽掠四書五經之緒
言以趨時干進而已哉臨川之士繼自今勇猛奮發洗濯刮
磨以革舊習以涉聖涯一旦丕變士習之新與學宮而俱新
雖俾臨川以爲洙泗可也夫如其可無負於聖世長育之
仁矣夫其可無戾於賢令承宣之義矣夫

江西通志

卷一百二十七 藝文

五

紫霄觀記

至治元年十月甲子紫霄觀道士張惟善來言紫霄觀在南
豐之西南八十里巖洞之勝世之稀有而遠於通都要途故
搜奇探幽之士鮮或至者惟遁身絕俗之人保神煉氣棲息
其間而亦昧昧鮮有聞也其入山之逕石巖削立中鑿石磴
百餘級至梯雲洞洞之上右一逕入華陽洞正路逶迤而升
又石磴七十餘級而後至觀門立正殿以禮天神屋三分之
二居巖下其前宇飄雨所及乃覆以瓦正殿之左爲屋以禮
元武神右爲屋以處道流其前爲法堂又前爲藏室藏室與
觀門相直正殿之後石竇中有蛻骨色如金長八尺許又上
小巖中有仙牀又上一巖形如甕蓋名曰經洞觀之左有掛

冠石赤松巖及蛟湖金坑之屬觀之右有丹井四時不竭由
丹井入中巖有張丹霞讀書山房中巖而上至山頂爲上巖
有浮邱祠祠下有小巖曰妙仙洞據高望遠軍峰卓然諸山
聳秀盱水如帶縈紆橫陳軍峰之下水流小澗遠觀之前如
線通於山石之間五七里內凡九曲出雙蓮橋合於大溪觀
之後方峰如屏觀之前一山名香爐峰前後左右小巖洞不
可勝數觀肇自唐開元名妙仙觀五代時頽廢宋大中祥符
道士王士良重興之治平初改今額淳熙間道士吳源清知
書能詩賜號善遠大師賜紫一新殿堂今百餘年惟善忝主
此山大德丁未善士施財修葺其舊惟善已紀其歲月於石
延祐丁巳又以善士施財創建經藏正月興役九月畢工惟
善昔年遊江右江左自兩淮荆襄至武當而還今老於山中

江西通志

卷一百二十七 藝文

六

矣斬一言以傳久遠可乎予聞其言泠然有御風之想欲飛
至其所一觀幽奇而不可得惟善通儒家道家書朴素而不
俚逍遙而不詭方外畸人也以此地宜有此人非此人不足
以宅此幽奇也予既以未獲至爲欠則筆其所誦授之達予
意於山靈尚期他日往游而賦咏焉

西陽宮記

文章之傳世雖聖賢之餘事然其盛衰絕續之際實關繫乎
天地之氣運周已來尚矣先漢賈馬二子以來八百餘年而
後唐有韓子韓子以來二百餘年而後宋有歐陽子天之生
斯人也固不數也是以百世以下萬口一辭稱爲文章之宗
工尊其文則敬其人尊其人則敬其親苟敬其親也則其敬
無乎不在而況其墳墓所在乎此予所以不能已於西陽宮

之記也西陽宮者何歐陽子之親之墳墓所訃也昔韓子歲而孤先世墳墓在河陽時或往省歐陽子四歲而孤二親俱葬吉永豐之瀧岡終身不能一至蓋其考崇公官於綿而生子官於秦而遽終妣越國太夫人鄭氏以其子依叔父隨州推官越一年崇公歸葬於吉葬後還隨歐陽子年二十預穎州貢年二十四登進士科歷事多在江北及留中朝年四十六而太夫人喪次年祔歸崇公之兆葬後還穎崇公之葬距越國之葬踰四十年越國之葬距文忠之薨又二十六年六十年間欲如韓子之一省墳墓而不可得其墳墓之託幸有西陽宮焉宮在永豐沙溪鎮之南舊名西陽觀莫詳何代肇創宋至和乙未道士彭世昌起廢掘地得鐘識云貞觀三年己丑西陽觀鐘崇公諱觀聲異而字同乃請於朝改觀為

江西通志

卷一百二十七 藝文

七

宮宮之後有祠堂合祠崇公父子阡表世次二碑豎於一亭中間祠堂敞里人陳氏新之淳熙丙午誠齋楊先生為之記其堂後復敞陳氏子孫重葺咸淳丙寅吳齋歐陽先生為之記莆陽方侯松卿守吉出錢十萬命邑尉陳元勳修築瀧岡阡門與牆紹興辛亥良齋謝先生記其事尤該備獨西陽無片文可稽祠堂初記丙午至今一百四十四年矣祠堂續記丙寅至今亦且六十四年矣而宮之道士鞠文質始遣其徒蕭民瞻來請記建宮本末民瞻之言宮面山枕溪拱抱明秀金華桃源翼其左龍圖鳳岡峙其右地之廣袤六畝而縮禮神安葬室屋俱完宋南渡後道士賜紫者四劉師禹陳宗益彭宗彥曾若拙也田之歲入米以斗計三百而贏則宮之可藉以永久宜也而予竊有慨焉嘗聞諸禮士去國止之者曰

奈何去墳墓也子路去魯顏子俾之哭墓而後行然則古人未嘗不以不得守其墳墓為戚也而唐宋二大文人栖栖無所歸末年就京就穎而家悉不得歸近墳墓豈其心之所樂哉今瀧岡之阡歲時展省如其子孫者西陽宮道士也據禮之常揆義之正雖若可憐倘非歐陽子之文上配韓子如麗天之星斗光於下土與天無極人之尊仰推之以愛敬其親者亦將與天而無極則亦何以能使其親之得此於人哉夫能使其親之得此於人也其不謂之孝子哉夫得謂之孝子也而但謂歐陽子為文人可乎哉噫此子所以不能已於西陽宮之記也

江西通志

卷一百二十七 藝文

八

按文忠年譜皇祐五年癸巳公年四十七八月自穎川護母喪歸葬吉州之瀧岡胥楊二夫人祔焉是冬復至穎嘉祐七年公遣兄子嗣立告皇妣太夫人墓文修不孝之罪不獲躬親省視松柏者于茲十年無歲不請于朝而訖不獲命則此文謂公終身不能一至瀧岡又謂六十年間欲如韓子之一省墳墓而不可得者誤也此記為先賢祠墓所係因為辨訂存之

仙巖元禧觀記

信之山水固奇秀而龍虎山都其最山之西十餘里崖石巖巖下瞰溪津洞穴百數有名者二十四號為仙巖地勢險絕人跡不到陽巖陰幽若或宅於其間龍虎勝境寄身老子法者宮之逮及國朝盛極甲天下一本三十六支冠褐千餘其崇隆豐厚位望儕於親臣資用擬於封君前代所未嘗有蓋其地氣之積鬱發達而然開府大宗師以龍虎道士際遇世

相皇帝依日月光歷事五朝眷渥如一嗣其統於神奇者若
而人演其派於故山者若而人分設宮觀布列朔南郡縣者
不可勝計至若仙巖之卓詭殊特自應乘其旺氣而開府之
徒孫張師嗣房始建觀於巖之陰面玉屏鉢孟天馬諸峯名
元禧觀師恢廓慷慨剛直自立人有過輒面折人有急周之
無吝情好讀書能吟詩每謂富貴浮雲死生夜旦爾倘不聞
道如未出世擇地營構俾其徒安內養忘外想蘄守清虛謙
讓之教前傳後續永不失墜也嘗從開府入覲仁宗皇帝制
授體道通元淵靜法師主潭州路岳麓宮乃以元禧觀事屬
其徒何斯可致和元年制授斯可明素通元隆道法師主仙
巖元禧觀何之孫薛元義具建觀始末薛之諸孫曾吾省謁
子求文載諸石命曰元禧觀延祐三年丙辰肇建六年己未
落成殿名宗元鐘樓鼓樓翼於左右堂名元範東西二廂曰
楚樵曰愛梅東西二館曰清真曰寶元外設廳事之所其二
廡曰興仁曰集義中門扁曰漁樵真隱一池前泓曰環翠池
一澗橫繞橋以便往來曰通德橋觀之後有閑機洞有芳潤
圃有玉泉井茂林修竹名花異果羅簇蔥蒨買田若干畝以
飯衆經畫四五年而功大集泰定三年丙寅張師化去何師
克紹先志凡營構未備者一一修完觀之陽諸巖聳峭或吟
呀而中空或瑰璋而外見川流中貫風帆上下探僻搜怪者
時時而至昔陸文安公偕文學士七十八人游覽留其名氏
今元禧之建可無記乎願得一言與文安之記竝刻以誌後
觀子夙聞仙巖之名而足不一履末由模寫其態狀之彷彿
因慨龍虎上清閣係地勢然亦有天焉亦有人焉天運將昌

正白通志 卷一百二十七 藝文 九

其教而教門之繼繼承承莫非人才之傑人才之傑有以當
地利之靈地氣之靈有以待天運之昌天地與人三者合一
龍虎上清之極盛于今也豈偶然哉仙巖之元禧則傑才之
衍靈氣之波昌運之濬也

墨莊後記

莊之為字草下諧壯聲蓋草之盛也假借而他用容貌之致
飾曰莊路途之交會曰莊與夫田業之所在曰莊皆有盛之
意焉農之業在田士之業在書士之書猶農之田田謂之莊
則書謂之墨莊可也然農之治莊其用一以養其生而已士
之治莊其用亦一自世降俗陋而其用力或不同用之以明
義禮為聖賢者上也用之以資博洽為詞章者次也用之以
媒利祿取富貴者下也莊一也而用有三志之高卑各異爾
江西通志 卷一百二十七 藝文 十
古先聖王率其民以義種仁穫者無不由夫四術之教書之
用甚大也後人為經訓乃文章之藟翕抑木也況以青紫之
拾推本於明經車馬之賜歸功於稽古何為小用其書如此
哉宋初三司磨勘劉公夫婦目其家所藏書為墨莊而勗其
子以學殖逮一傳再傳果以篤志勤學成名登進士科累累
特餘事磨勘之孫集賢學士公是先生敵中書舍人公非先
生故學貫古今名塞宇宙而芳百世遂稱江西儒宗所以用
其墨莊者固已占上等之次次等之上而二先生之族曾孫
清之與新安朱子契猶恐人疑其治莊之志出於下等也乃
請朱子發揮其先代之所望於子孫者蓋在上而不在下卓
哉斯志乎中書之曹一派居撫之金谿其八世孫自得自弘
持朱子墨莊記來示蘄予增益其語予遲遲數月而不敢僭

其詩不置於是書此於朱記之左夫士之立志在我人莫
奪也疇昔墨莊之子孫每從知道之大儒游繼今讀書斷斷
乎不志於下邈公是公非二先生之學以上達於周公孔子
吾於劉氏之莊何幸及觀其道吠之春畊仁穀之秋熟也耶

梅峰祠記

撫崇仁之境環南西北百里間山之聳延而高大者五俱有
仙靈神異之跡寄托其上最南一山曰華蓋由華蓋而西北
一山曰芙蓉芙蓉之北支迤而西曰杯山杯山之東北曰羅
山芙蓉之東支鷺而東曰巴山巴山之東北爲梅峰梅峰者
世傳以爲因漢梅子真而得名子真昔爲南昌尉而此地
漢隸南昌或子真所嘗經行棲息後人祠之於此而以名其
山蓋不可詳已子真諱福九江壽春人少明尚書春秋成帝
江西通志 卷一百二十七 藝文 士

時外戚王鳳擅權京兆尹王章以忠直忤鳳下獄死人莫敢
言王氏愈熾五侯僭侈新都受封宗室劉向極諫成帝歎息
悲傷其意而不能用永始間子真上書引呂霍上官三危社
稷爲鑒乞抑損外戚之勢其遠識深慮逆知王氏之必不利
於漢以遐方小吏越職言事可謂忠君愛國之至者矣其後
賊莽勢成遂棄妻子變名而逃有人見之於會稽竟莫知其
所終或傳以爲仙云蓋賢人哲士沈困下位不忍坐視移國
之禍而力不能救則潔身全命逍遙物外高風凜然猶將使
百世之下聞而興起省想其遺跡所在敬仰而祠祀之此好
德之良心不可泯沒者也人以仙祀子真宋代封靈虛妙應
真人既合祠於巴山又專祠於梅峰故吏部侍郎李公劉家
梅峰之陰暨弟博古捐資築室買田備諸器物度胡守真爲

道士奉其祠其子修從子濤又度羅日新爲道士以嗣胡期
於永久不替而中更寇燬守者失次有乘間而據有之者侍
郎之曾孫允思言之於官始克復舊乃度鄒嗣昌爲道士以
嗣羅求余文記其顛末余謂子真忠清而仁其伯夷之流亞
固不以祠不祠爲輕重而梅峰峻拔特立氣之鍾聚而秀美
者山之靈異配子真之名節亘古亘今同其永久也宜李氏
子孫善繼先志能得道流之勤謹者世守此山其事皆可書
也是爲記

相山四仙祠記

凡山之巍然高峙者其氣盛其氣盛則其神靈大而五嶽次
而五鎮下而一郡一邑苟有挺拔聳起之山爲一方之望往
往靈異而禱祈者趨焉古禮惟諸侯得祭境內名山今庶人
江西通志 卷一百二十七 藝文 士

以上俱有禱祈然其所祠不主於山之神而假託於人以爲
靈若山之所託必曰仙其所謂仙非必御風乘雲飛行太空
之中或其功行術法有可濟人利物則祠之矣撫州之西南
其縣曰崇仁崇仁之南六十里其山曰相山所祠之人曰梅
曰藥口鄧曰葉謂之四仙考之史傳梅尉南昌藥守豫章山
在所治境內鄧葉皆唐開元天寶間道士方伎之流也山初
名巴唐時號臨川山而俗稱不改其舊巴乃藥仙名也僉曰
宜避而藥嘗爲沛相故易名相山云山巔有祠屋其地高寒
雷風之迅烈雲霧之濕潤冰雪之凝沍木石不能堪易於朽
腐摧裂屋雖頻修而不久復敝住山道士黃守正積聚材木
未及營造而去泰定丙寅六月黃本初來貳其職增益所儲
之材七月已未構新屋十有八楹從之深四尋衡之廣如其

深而羨一尺適上清孫慶衍被旨長是山遂底完美本初來
言曰仙祠一新黃師肇其始孫師成其終本初獲效微勤相
其役願刻石記歲月以爲後之昔治者勸予觀宋咸淳之季
郡守黃侯震爲道士羅端英作仙祠記嘆典祠之人攘取微
利今山之提點提舉不私其利不私其名公其心爲永久計
是可書已況此山迴絕人境超出物表有地之靈宜有人之
傑居山者倘虛吾之心不使有一毫埃壒塵滓之留六合內
扶輿清淑唯所收拾以實吾之腹逍遙遠近堅固久視且將
與四仙合靈茲山亦道家分內事也因及之以爲今之奉祠
者勉

寧都州判官彭從事平寇記

縣有尉職捕賊舊矣州之判官職如尉國朝制也延祐二年
江西通志 卷一百二十七 藝文 十三

六月頓寧都州寇作判官彭君以運糧留總管府同知州事
趙某攝其職從州長出禦寇七月惟已酉拙越五日癸丑趙
與寇遇死焉州無鎮守軍官設捕盜之卒不滿百時平泰安
武備無一有聞警亟白之府出私錢市弓箭疾馳而還繕修
壁壘越四日丙辰寇逼城下關外民居悉燬君畫計謀懸賞
格殺弓機礮躬事矢石率民兵出城與之角殺寇五六十收
衆而入會總管府長官至萬戶府官亦領軍至決寇圍入州
城慰安人心州之長貳與君及大家分城四面而守越七日
壬戌寇退越七日戊辰官軍與寇戰於延福里君率先衝陣
發六矢俱殪獲馬二匹寇設伏官軍失利而潰寇復進圍城
君竭力守禦寢食爲廢徧告危急於上司糾集兩鄉民兵七
千人八月戊寅旁死魄暨巡檢官率民兵屯州城七里外越

翼日己卯寇萬餘人自城下來戰君不避鋒銳而前羣衆奮
力薄寇殺死甚衆令卒登高麾旗招城中之兵出內外夾攻
寇不能支奔散渡溪水漲不可渡溺死過半寇大衄遁去州
城再受圍凡十有二日乃解越四日壬午行省平章政事李
公出董師臺憲官咸集有指揮使有副元帥有江浙省平章
皆受朝命來督視贛州路長官及萬戶六人總六郡兵擣寇
巢穴君爲鄉導首攻拔一若官軍繼進大蹂躪其醜類無遺
育渠魁就擒始班師州人以寧於是州之士民相率造彭君
之庭勞且賀曰保一城之民得免爲魚肉君侯之德也救諸
鄉之人不化爲鬼物君侯之德也敢賀矧君侯駐兵之地曰
仙亭背俗傳昔有飛仙於此而昇舉蓋吉地也戰之日寇旣
死於兵又死於水若有冥助然士民願勒石其處以紀君侯
之功以無忘君侯之德君覺然曰噫僕佐州無狀牧馭乖方
弗能先事弭變爲民父母而使赤子弄兵延及於良民遭殺
戮遭俘擄遭脅從者不知其幾以至攻犯州城震撼隣境徹
聞天京中外文武重臣下臨遐陬動數路之兵然後蕩除居
者疲於供億征者斃於鋒鏑寇之所汙軍之所歷胥里躡藉
而不得以天年終者往往無辜之人也思之痛心言之哽咽
可弔也而賀焉其敢自以爲功乎士民曰君侯有功而不居
謙矣抑此寇一日未殄則州人受一日之禍死生所繫非小
小利害也若侯之德其敢忘乎哉於是予之友蕭士資具書
述士民之意來徵予文予謂彭君之不居功也其言仁士庶
之不忘德也其言義上皆能仁則何至於致寇下皆知義則
何至於爲寇繼自今官吏士民人人爲仁義之人則寧都爲

善地爲樂土矣子亦樂書其美以勸彭君名淑字仲儀濟南歷城人年少而識高慈敏而廉平爲州人所稱云

廉吏前金谿縣尹李侯生祠記

子開居思天下之治法以爲禹稷伊尹之志苟得一縣亦可小試何也縣之於民最近令之福惠所及最速莫是官若也而舉世督督孰知其任之爲不輕專務已肥遑恤民瘠墜關吾君之德使不得下達愁怨之氣瀾漫兩間以至上干陰陽之和者十而八九也聚羣羊而牧之以一狼恣其啖食何辜斯民而至斯極於斯之時倏有人焉慰愜其蘇息之望則民之愛之也烏得不如子之愛父母哉若金谿縣尹李侯是已向論邑政之最必曰五事備子謂簡訟均役二事爾戶增土闢盜息三者其效也貪官喜民訟之繁則其害備之

江西通志

卷一百二十七 藝文

十五

虛誣告欣然聽納蔓延歲久而不決受誣之人甚則殞身破家事冀求直而枉者先有所輸則直者無復得伸役戶議差之際鬻賣殆徧惟無力請賂者不脫免即此二端欲民之聊生可乎侯則不然訟者造庭面詰其故稍涉僞妄往往辭窮或以理感喻之而止所當辨解責之鄉都縱欲速問不遣一卒比及至官片言判其是非罔有留滯雖理屈抵罪靡不心服上司命之鞠訊亦若是戶役一以貲產高下爲等第來歲之役定於歲杪數戶俱差則考驗其力以多寡其日分如衡之平無所低昂由是民不可爲欺而訟自簡吏不可爲姦而役遂均訟簡役均縣之大綱舉矣此外皆其目也侯宰邑凡四初宰華容繼宰臨湘二邑各處三年如一日後宰高安郡以私而撓縣政侯莅官甫七日適棄去金谿之治視華容臨

湘無異侯之所以過人者非他其善有五而廉爲本廉一也明二也仁三也能四也公五也在金谿六年其去也士民思其德傳以紀之者數千言詩以誦之者數千首又立生祠於學宮去已四年而復來請澄記予觀漢循吏傳六人始文翁終召父蜀郡南陽世世祠之今侯得此於民與漢之循吏異世同符子素知侯名樂道其善侯各有字仲方平陽人請予記者前縣尉曾文樞暨金谿之士彭瑪

江州城隍廟後殿記

城隍郡縣之土神也土神之祭有社又有城隍何也社兼祭五土而城隍專祭城隍也夫祭莫莫重於天地然天尊而地親尊者惟一人得祀親者人人得祭也故有天下者祭地於北郊又祭之於社有國者祭於社而已大夫及士庶人所居

江西通志

卷一百二十七 藝文

六

之里置社其祭土神以報地一也而地有廣狹之不同王社太社天下之土神也侯社國社一國之土神也里社者一里之土神國立社而家主中雷中雷者一家之土神也蜡以祭四方百物雖隄水之防潴水之庸咸得與祭古人於報地之禮周且悉也如是地之險山川邱陵而建邦設都必依險以爲固或因山與邱陵以爲城平地則累土築城以擬山之險或因川以爲隍燥地則掘土浚隍以擬川之險曰城曰隍其名肇於古史之造字其用著於周易之繫文所由來遠矣而禮經國典無祭城隍之文儒者謂社祭山林川澤邱陵墳行原隰則城隍固在其中然子竊有疑焉防與水庸尚於祭社之外有崇祭城隍以捍寇敵以保人民其功豈出於防與水庸之下而獨不專報其功乎今郡縣各有城隍祠所謂禮雖

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者其若此類也夫夫土神當祭於壇
而城隍祭於廟予嘗求其義矣蓋祭必有配社以句龍氏
而爵尊德尊齒尊之人往往歿而得祭於里社俗稱土地神
是也里人或爲之立廟城隍之廟殆亦以樓配食者之靈試
以祀天之禮喻祭地之禮祭社神於壇而配以人猶南郊之
祀天也祭城隍神於其配食之廟則猶明堂之祀帝云爾江
州地扼荆揚之交面崇巒背大瀆其城其隍山川自然之險
形勢之雄他郡莫與倫也城隍配食之人相傳以爲漢丞相
穎陰侯灌嬰郡志言高帝六年侯築濫口城即今江州地則
侯之配城隍也宜或謂他郡城隍亦皆侯配食豈以侯嘗定
豫章諸郡而然歟舊江州城隍廟在郡治東北民之祈禱不
便宋宣和壬寅郡守遷於今所歲久屋敝淳祐乙酉沿江制

江南通志

卷一百二十七 藝文

七

置使以其屬帥郡民脩完之外門豎景福樓巍然臨乎通衢
有錢氏者先世河北人名安道紹興初江淮招討使張浚命
之世掌城隍祠其來孫大通攻陰陽方伎涉三教緒言熟諳
人情世務士大夫喜與遊病廟地窄隘弗可以恢廓勤力經
營市廟後民地數畝興造寢殿材鉅工良視前構有加修廣
穹隆與外樓稱翼以兩廡規制偉甚家無銖兩斗斛之儲好
善樂施者相與捐資以就其志非其誠足以感於神才足以
動乎人何以能壯麗其神之居以至於此哉皇慶壬子創始
延祐己未落成值子過江州大通請紀歲月子嘉其爲人遂
不辭而述古今祀典之大槩以俟後之議禮者攷焉

宜黃縣學記

宜黃撫之支邑宋皇祐元年邑令李詳始建學南豐先生曾

文定公爲之記學近社稷遺址今不可攷後徙城隍廟北紹
興初燬鄧令庾改築於縣治之北葉令上達又改築於北門
石下而以舊學爲尉治鄧令昌朝病其近水墊隘乃徙今所
紹定庚寅隣寇犯邑官舍民居燬者過半而學獨存淳祐初
補令希點黎簿璫更造大成殿御書閣陳尉家祠邑之先達
於左右廡寶祐間楊令允恭復新兩廡四齋至元丙子再燬
越二年教諭成都胡端宜即其基營構大德乙巳居民失火
又燬廉訪分司郝侯鑑巡按適至召諸生議重建以命邑長
愛忽都魯時學官去職邑士李仲謀董其役取材於官山士
之有力者捐資以助未幾廟殿成講堂成兩廡從祀之室各
五齋舍四各三間中門五間外門六楹立先聖像至大辛亥
教諭南豐陳敏子增陶瓦密覆門廡立四先師從祀十子像

江西通志

卷一百二十七 藝文

六

又繪兩廡七十二子諸儒像祀邑先達樂公以下十二人先
是前進士鄒次陳書來徵記至是教諭復以請將刻南豐先
生舊記於石以與新記並嗚呼學校庠序之設自三代至今
凡有社有民者率莫之敢後誠以國命繫於人才人才繫於
士學也夫士之爲學豈待官之建學哉然而官必建學以居
夫士俾爲學者於是乎學焉厚之也上之厚之者如此士之
自厚者當何如居學而不爲學自薄也爲學而不知所以學
自誤也所以學如之何如南豐先生之記之所云是已嗚呼
三代而下正學湮廢士各以其質之所近意之所便爲學學
其所學非三代之士所以學者也南豐先生之記在孟學不
傳之後程學未顯之前而其言精詳切實體用兼該有漢唐
諸儒所不得而聞者宜黃雖小邑自昔多良士繼自今士之

爲學人人能如南豐先生之記之所云則合乎程接乎孟以上達乎孔氏不待他求也於心有得也於身有守也於時有用也斯無愧於居是學矣不然不學者業荒行毀其爲學者又不過誇記覽衍文辭以釣名聲於利祿而已是豈上之人所期於邑之士者哉

武城書院記

武城書院吉永豐曾氏之所建也其名武城何本曾氏之所自出也按史記仲尼弟子傳參南武城人其苗裔有自魯國徙江南者故南豐之曾追述世系以爲曾子之後而永豐之曾亦然蓋武城之曾盛於魯越千數百年而南豐之曾始盛南豐之曾盛於宋又百數十年而永豐之曾繼盛兄弟俱仕翰苑其父前進士宋之監察御史元之儒學提舉也因子貴

江南通志 卷一百二十七 藝文

九

追封武城郡伯於是設書院祠先聖先師以及其考以處宗黨來學之人翰林之長移文集賢院轉而上聞朝議可之俾推曾氏子孫之儒而賢者掌其教子自京師歸而曾氏請爲記其書院與創之由于觀前代書院皆非無故而虛設者至若近年諸處所增不可勝數襲取其名而已有之靡所益無之靡所損曾氏自謂先師之胄而爲請於朝者且以上傳道統下繼祖風其待之至厚責之至重矣豈可復如他處書院之有名無實也哉然則武城之教宜何如學曾子之學可也曾子之學大槩切已務內無一毫爲人徇外之私必孝弟必忠信行必無玷言必無僞使近而宗族遠而鄉邦萬口一辭稱之曰君子而後可以庶幾焉不然有一疵疾人將譏笑而徒以涉獵故實術飾詞華爲學恐非所以繼祖風也況於道

統之傳而敢輕議哉澄也氏雖非曾而所願學者在此用敢爲武城後世之子孫勉武城伯名瞻顏翰林直學士名德裕者其仲子也應奉翰林文字名吳申者其季子也

樂安重修縣學記

宋紹興乙巳割撫吉崇仁之四鄉置樂安縣置縣之六年令魏彥材始建學建學之七年清江謝尚書諤時爲攝尉令王植委之考進諸儒不滿一百蓋劍縣未久教猶未洽也其後十倍於初迨宋季年升國學貢禮部登進士科者用諸邑雖其所未離乎文藝然以後創之邑百年間士學彬彬如此亦可謂盛也矣縣學之建百一十有二年而地歸於大元壤土遐僻干戈搶攘人士逃生救死不贍遑及絃誦俎豆事哉足迹之布於學者無幾官牆之內鞠爲茂草固其所也既而

江南通志 卷一百二十七 藝文

十

兵難稍紓軍官王佑周視廟學惻然興懷不謀於邑僚不資於士民躬率卒伍取沒官廢屋之材構講堂一新之越數年堂復敝邑士陳任貴率其弟進市民屋五間輦任以至撤其舊再新之又新中門三間葺廟殿并兩廡從祀有室肄業有齋繚以三門庖廩具完令王英簿董進教官前太學進士董德暨諸儒力也皇慶初元廟之前宇將壓令劉汝弼議更造築基崇於舊三尺教官闕員以陳任貴攝事資取於家材取於其山先爲之倡而學之士及邑之好事者皆捐費以助仕貴之弟善司其出納令於公事暇督視不倦八月鳩工九月暨楹明年秋告成奉聖師從祀神像於新廟行上下釋奠禮士咸集僉言曰當今文教懋明於上士氣未大振於下而吾樂安自甲申辛卯甲午至於壬子廟學棟宇四新矣官不敢

以不切而馳未遑而慢士不敢以有費而辭有勞而憚昔夫子之作春秋凡興造之事新延廡書新作南門書新作雉門及兩觀書僖公修泮宮詩人頌之而春秋不書何也春秋刑書也常事不書失禮失宜乃書書之者貶之也所以示懲也詩之有頌頌其美也得禮得宜而頌頌褒之也所以示勸也廟學之新也事之得禮得宜孰大焉既未能效史克之頌而遂使泯泯無傳無以勸後殆於不可於是請記興造歲月於石以傳方來予稽樂安建學之始攝尉謝公首爲之記其所期于樂安之士者甚厚期之以臨川之王期之以南豐之曾期之以廬陵之歐陽清江豫章之劉若黃而猶未已也將藉之以問津以詣聖門以歸於仁義道德不欲今人有愧於古士之自期其可不如公之所期者乎嗚呼聲利紛爭身外事

江南通志

卷一百二十七 藝文

三

也道德仁義性所固有求則得之不待資借于人振拔而追前輩之高步謝記已云予何言哉本其末而未其本高其卑而卑其高非所以答官府修學之意非所以副朝廷用儒之實也

瑞州路正德書院記

瑞州路正德書院蒙山銀場提舉侯君宇蘭奚所創建也夫荆揚貢金從古以然周官卅人掌其地守之以禁而取之以時蓋猶秘其寶於地藏其富於民而不盡括其利於官也蒙山跨瑞袁臨江三郡之境固爲寶藏唐以前未之聞宋之中世山近之民頗私其利而置場設官自國朝始職其職者旦旦惟利國是圖既無治民之責誰復有教民之意哉當衰衰與利之場而切切興學之務其人識慮蓋遠矣然創建之初

江南通志

卷一百二十七 藝文

三

功未完而侯君去至於今二十餘年田租薄少不足以贍給室屋日就敝壞延祐二年夏提舉陳君以忠至祇謁先聖顧瞻撫然即日修葺殿堂門廡煥然一新塗徑堦除整砌端好聖師像位龕帳案座靡不整嚴置田增租歲入可二百斛比舊多十之七八其費一皆已出無所資於人延請師儒招集徒衆誦習其間公退之暇躬自勸督佐其經畫者前龍興路學錄鄒民則也予嘗嘆天下之事誘於其名眩於其實者總總而是若此書院之設豈徒徇其名而已固將責其實也蒙山僻在萬山之隈近於寶貨則其民貪遠於都邑則其俗陋身不游於庠序則耳目不濡染乎禮義始如孟子所謂飽煖逸居而無教者矣故夫居之以羣居之地教之以善教之人俾學者於是而學其當學之事此陳君所以繼侯君之志也而諸人所以副陳君之心者何如哉是有在於學者而尤有繫於教者焉古者二十五家之里門有塾塾有師不特爲士者學民之朝夕出入必受教而後退是以風俗厚倫紀明人人親其親長其長族婣鄉黨相友相助相扶持藹然仁讓忠敬自家庭達於道路雖閭巷之民莫不有士君子之行當時之教必有異於今者今之教於書院者誠能如古舊習丕變而蒙山之民新矣不然教之數十年猶夫人也書院之名曰正德而於正民德之實安在陳君之所期果如是乎陳君瑞之高安人寬易侷儻重義輕財嘗治銀於興國所獲贏餘悉以施與客遊天京爲貴近所喜受中旨來莅是官先是官謀不辨民力重困又取木炭於瑞州龍興不勝其擾爲言於當路凡場所輸殺四之一官自買炭擾不及於二郡律已公廉

而辨課優敏公私便之觀其所責於己者若是其實則其所期於人者從可知也

都昌縣學先賢祠記

秦漢而下孔道之傳不續歷千數百年乃得宋河南程子遠承孟氏之緒而元公周子實開端於其先文公朱子又集成於其後二子當熙寧淳熙間俱守南康郡南康偏壘也傳道二大賢嘗過化焉都昌南康屬縣也疇昔仁風之所披拂教兩之所沾濡流芳遺潤百世猶未泯社而稷之尸而祝之也固宜考江丞相修學碑周朱二子有專祠在縣學邇年廢而莫舉天歷已已教諭萬鈞用至惕然大歎白主簿黃將仕乎轉達縣丞何某縣尹李某僉議諧協遂營明倫堂之西翼室設二子位扁曰先賢祠允為知教之本者鄉賢舊亦無祠若

江西通志

卷一百二十七 藝文

五

臨汝書院重修尊經閣記

宋淳祐戊申馮侯去疾提舉江南西路常平茶鹽事至官之日以其先師徽國文公朱先生嘗除是官而不及赴乃於撫

州城外之西南營高爽地創臨汝書院專祠文公為學者講

道之所明年己酉書院成位置分畫率做太學故其屋室規

制非他書院比左介之左豎危樓貯諸經及羣書於其間扁

曰尊經閣大元延祐乙卯樓燬於火官命重建越六年庚申

四月廬陵黃鎮來長書院始克構架又三年至治壬戌九月

工畢事完輪奐復舊同知總管府事亞中大夫馬合睦提調

其役相之者前經歷趙諧繼之者今經歷張允明也是年春

子往金陵過撫山長以樓成請記子有行未暇作其冬還自

金陵而總管太中大夫杜侯至與巡按官廉訪副使董侯登

斯閣周回瞻視且嘉山長之勤又一新外門齋舍廊廡暨池

亭靡不修葺而以書來促記命山長躬詣吾門以請噫漢賈

生有云俗吏所務在於刀筆筐篋侯下車坐未煖席而惓惓

江南通志

卷一百二十七 藝文

五

焉以儒教所當務為急其賢於俗吏遠矣哉書院之創建今

七十餘年矣未嘗刻石記其興造始末非闕歟今侯急人之

所緩而補昔人之所闕余何敢以固陋辭夫尊經云者豈徒

曰度羣書於高閣以為尊也哉曾子嘗言尊所聞子思嘗言

尊德性尊者恭敬奉持不敢褻慢之謂經之所言皆吾德性

內事學者所聞聞此而已所聞於經之言如覃懷許公所謂

信之如神明敬之如父母而後謂之尊讀其言而不踐其言

是侮聖人之言也謂之尊經可乎昔日馮侯名此閣今日杜

侯之重揭斯扁也其所期望於學者為何如予少時一再就

書院肄業不常處也而私淑於經一句一字不敢輕忽資凡

力小用志亦甚苦然老矣而無聞僅僅能通訓詁文義之糝

糠於道味如也其有負於馮侯之意多矣繼自今學於書院

者其可不深以予爲戒而惕然警懼動息語默必知所尊以
求無負於杜侯之意哉杜侯名毓賢而有文嘗爲學校之官
故其加意於儒教若此云

湖口縣靖節先生祠堂記

晉靖節陶先生家潯陽之柴桑嘗爲彭澤令後析彭澤創湖
口縣湖口亦彭澤也故其境內往往有靖節遺跡孫侯文震
宰湖口因行其鄉至三學寺民間相傳以爲靖節讀書之地
旁有望月臺舊基猶存乃出私錢屋於臺基之上且就縣學
東偏建祠堂三間以祀先生湖口小邑凋敝特甚扼江湖之
會當驛置之衝侯興補滯廢應接往來精神光昭意氣閑暇
處難若易任勞若逸固其才畧之優而又追慕先賢尊崇表
章以勵末俗是豈俗吏所能爲者值子舟過湖口而請記其
江西通志 卷一百二十七 藝文 五

奉新縣惠政橋記

新吳豫章郡之屬邑也有水橫貫於邑之中曰馮水馮水之
源出百丈山行百有餘里及邑之西其流分爲二經流在北
遶邑治之南而東支流在南徑南市之北至邑之東而與經
流合二流各有橋梁以渡水勢漂悍橋不能支屢修屢壞南
橋之袤踰二百尺而北橋之袤殆七十尋故其壞尤數其修
尤難宋初邑大家胡氏架木爲梁太平興國中胡之家有國
子監簿仲饒嗣新之其弟秘書省校書仲容請楊文公億爲
之記名其橋曰安固於後改作浮梁而易其名曰安濟淳祐
間浮梁敝晉城鄉羅鑑暨奉新鄉王絢率諸大家合力結爲
墩至元末石墩亦敝邑之令佐用民力豎木爲柱置板於上
而易其名曰行教財力夫力一皆取於民王德全者絢之元
孫也輕財重義克蹈祖武視役戶歲遭督責之苦役夫時被
鞭箠之虐惻然興憐遂以修橋爲己任大德戊戌捐資造新
橋五十餘丈不藉勢於官不假力於衆明年春爲水所壞則
造二舟以濟至冬復完其橋自後輒壞輒修不以其事謏官
府買晉城鄉杉林數百畝長養其材爲久遠計歲己巳相視
水勢平緩之處於橋之上流二十步兩岸疊石重構新橋廣
袤一仍其舊其將終也遺命囑其子文炳兄弟勿墮前勞以
田租六百石及晉城杉林專備修橋之用延祐甲寅橋又壞
文炳兄弟又造二舟以濟至冬又成新橋其南橋舊名惠政
大德以後修理一出王氏之力至是南流漸微乃用七千餘
力運上石實築埤道壅水北流南橋旣廢得以萃其工力於
一橋而移彼惠政之扁易此行教之名邑人咸喜求子文記

其事予謂古以除治橋梁爲官政而今亦然但官無可用之財而惟民是資則惠未及民而屬先及之矣王氏以一家獨任其功俾官不勞心而得惠政之名民不勞力而蒙惠政之實世世繼述而無倦嗚呼其孰能有此用心者哉德全賤饑賤耀該受賞典則以老辭將官其子則仲子文炳叔子文謨俱讓而以俾其子子文傑仁讓如此王氏之昌其未替乎

尊德性道問學齋記

天之所以生人人之所以爲人以此德性也然自孟氏以來聖傳不嗣士學靡宗漢唐千餘年間儒者各矜以長奮迅馳騁而不自知其缺董韓二子依稀數語近之而原本竟昧昧也宋初如胡如孫首明聖經以立師教一時號爲有體有用之學卓行異材之士多出其門不爲無補於人心世道然藉

江西通志

卷一百二十一 藝文

七

其所極度越董韓者無幾是何也於所謂德性未嘗知所以用其力也逮夫周程張邵興始能上通孟氏而爲一程氏四傳而至朱文義之精密句談而字議又孟氏以來所未有者而其學徒往往滯於此而溺其心夫既以世儒記誦詞章爲俗學矣而其爲學亦未離乎言語文字之末甚至專守一藝而不復旁通它書掇拾腐說而不能自遣一辭反俾記誦之徒嗤其陋詞章之徒譏其拙此則嘉定以後朱門末學之弊而未有能救之者也夫所貴乎聖人之學以能全天之所以與我者爾天之與我德性是也是爲仁義禮知之根株是爲形質血氣之主宰舍此而他求所學果何學哉假而行如司馬文正公才如諸葛忠武侯亦不免爲習不著行不察亦不過爲資器之趨於人而謂有得於聖學則未也况止於訓誥

之精講說之密如北溪之陳雙峰之饒則與彼記誦詞章之俗學相去何能以寸哉漢唐之儒無責焉聖學大明於宋氏而踵其後者如此可歎已清江及公字其子曰昭德其顯名其讀書之齋曰學從吾遊請以尊德性道問學更其扁名合父師所命而一之之意謂而父所命天所命也學者學此而已抑子之學詞章則云至矣記誦則云富矣雖然德性無預也姑置是澄也鑽研於文義臺分縷析每猶以陳爲未精饒爲未密也墮此科臼之中垂四十年而始覺其非因子之請惕然於歲月之已逝今於吾子其敢以昔之自誤者而誤子也哉自今以往一日之內子而亥一月之內朔而晦一歲之內春而冬常見吾德性之昭昭如天之運轉如日月之往來不使有須臾之間斷則於尊德性之道殆庶幾乎於此有未能則

江西通志

卷一百二十七 藝文

七

臨江路修學記

問於人學於已而必欲其至若其用力之方非言之可喻亦味於中庸首章訂玩終篇而自悟可也若夫爲是標榜務以新美其名而不務允蹈其實是乃近代假託欺誑之儒其弊又浮於末學之外而子不爲是也

官之於人也不戾於其才人之於官也不戾於其職此盛治之世人不能皆然也糾察之官必明如水鏡也而罷軟昏庸者有之字牧之官必慈如父母也而貪饕殘虐者往往而是至於儒之設官此古之所謂以道得民者豈苟然哉必曰立師道以善一世固難其人倘爲其所能爲以不墮其職斯亦可矣大德十年冬子董江西廣東儒學稽教官之能振職者莫不以臨江爲首稱明年子移疾還家道經臨江見其學宮

之飭學徒之聚學計之饒學務之舉心甚異之有頃諸生合辭進曰臨江學計嘗時三四月已匱用不足則事事弛前教授所不能拯其定劉君德原以學正行教授事乃能若是蓋學正貳教官者也長所為貳或不欲貳所欲長或不然此事之所由廢今以貳兼長無牽制之患故能專心一力有所規畫殿楹之朽蠹者易以良材殿壁之敗壞者毀以堅甃前甯敞重檐五間俾行禮典樂者遇雨無沾服之憂兩廡從祀繪像一新禮器若尊爵若壘洗若簠簋悉範以銅樂器若琴瑟若笙鏞若祝敵並準太常舊制肇造購得英石作懸磬十六執事之人各製祭服講堂書樓府庫庖廩靡不修治生徒有肄業之齋教官有燕適之所其於學計徵其逋負而所入豐節其浮冗而所出約比及三年沛然足用會所餘以上送至

江西通志

卷一百二十七 藝文

元

元鈔爲貫四千有奇學有田在新淦之鄙與僧舍隣冒占強奪番二十年官職往問貪者中其餌怯者駭其橫卒莫之誰何今茲力陳於當路僧計窮納賄以請卻弗受竟歸其侵得米百四十餘斛子聞而益嘉之意官不問崇卑維廉維能何事不辦君之仕此其發端耳可不謂才之無戾於其職者與循是而充之何官不可爲也抑自昔臨江人才於江西爲盛集賢劉公之經學視古無前尚書謝公之古文追配歐陽文忠公王文公曾中書李直講而無愧然未聞其繼也今在學之士有官以居有粒以食歲息其間者亦求所以躋二公而上合古之聖賢否乎內之學何學外之文何文羣居所言者何言日用所事者何事若止如今所觀而已則二公未可及也而況於過之乎處則爲名儒仕則爲名宦必有其本其思

之哉其勉之哉於是諸生請記其語遂書以遺焉

儒林義塾記

廬陵郡之南百八十里其縣曰萬安萬安縣之西二十里具地曰鄧林山水明秀人煙叢聚一名儒林唐以來文物之盛他境鮮儼末三百年擢科與貢之士不可勝數舊家盛極而中微有劉氏自郡城徙居於此而代興焉貴甲一鄉其翁好善樂施五子俱務學仲子桂平喟然慨嘆謂昔也此地儒風彬彬而今也或至情棄其業非有他也無所於學無以教之而然耳乃設塾延師凡黨里子弟童蒙以上悉許來學既而病其湫隘一新營構中創先聖燕居之室二廡翼其左右前爲中門門之前爲外門後爲講堂堂之後設爐亭有齋舍以館諸生有庖廚以供飲食施田若干畝歲收所入以贍其用

江西通志

卷一百二十七 藝文

三

扁曰儒林義塾不遠數百里造吾門請記其事將欲垂之永久俾不墮壞其立心遠矣哉余考前代義塾之設睢陽爲首稱學舍四五百間好義之家所自爲而不屬於官府其後遂最天下四大書院之號五季衰亂之餘上無教下無學而士之讀誦傳習猶幸不廢者其功爲多今日所在書院鱗比櫛密然教之之師官實置之而未嘗甚精於選擇任滿則去矣養之之費官雖總之而不能盡塞其罅漏用置則止矣足以學於其間者往往有名無實其成功之貌也固宜劉氏義塾既不受官府之拘牽則與睢陽之初一也其養之之費自繼而教之之師亦惡可不慎也歟不然學徒鏘鏘書聲琅琅非不可視可聽也要其效之所成高者僅可應舉微利達卑者不過識字記姓名而已又奚足云哉教者學者如之何其

遵朱子之明訓拳拳佩服弗至弗措必洞徹放心必允蹈於身行必可以化民美俗才必可以經邦濟時而非但呻畢擣辭之謂夫如是命世大儒由此而出庶其不負建塾者之心乎

安福州上田里塾壁記

世有甚易至之事而人或怠於至亦有甚難期之事而人每必於期吉之安福上田李氏儒家也宋南渡後有淳熙布衣獻中興頌見知艮齋尚書者有慶元貢士著史評二十懷古詞八見知益國丞相者淳祐又有鄉貢者焉咸淳又有漕貢而國朝至元間掌教於縣者焉先後四世皆治儒術以干人爵而卒未愜所期也五傳至辛翁至元縣教之子淳祐鄉貢之孫評史者之曾孫頌中興者之孫也安福城西五里外津西通志 卷一百二十一 藝文 三

創里塾構禮殿奉先聖先師設講堂立齋舍門廡庖廩悉具方將請公額割私田以教以養意蓋有所為事未及竟而身遽終子剛猶稚越數年漸長亦克昇田百畝供里塾春秋釋菜之費示不改父道也天歷二年春剛之外傳姚貢士霄鳳暨友周南瑞過子言其事子謂父之創塾而有所為者已矣子之畀田而無所為者可嘉也雖然剛之先世期得人爵之貴而竟未之得不可必得故也世有可以必得而其貴過於人爵者剛亦願為之乎夫人爵之貴小夫賤隸之所貴爾而大人君子不以爲貴天爵之貴大人君子之所貴也雖千百世之下猶以爲貴況於求人爵之術必效人作虛辭雖不可謂難而或有不能修天爵之方唯反已用實功雖不可謂易而人皆可能也人皆可能者何也已所自有不待借假也仁

義禮智人人有之不爲則已爲則人人能之有所慈愛而擴之則仁也有所羞惡而擴之則義也有所敬讓有所辨別而擴之則禮也智也婉順父母謂之孝雍睦兄弟謂之弟盡心爲人謂之忠推心待人謂之恕仁也義也禮也智也孝也弟也忠也恕也豈人所不能哉非不能也不爲也爲之而能能之而熟熟之而極則雖堯舜之道亦不過孝弟而已雖夫子之道亦不過忠恕而已人而能孝能弟能忠能恕則人人可堯可舜可夫子也夫如是名滿天下法垂後世雖無人爵之貴而莫之能及其視小夫賤隸一時之所榮生與鳥獸同羣死與草木俱腐者豈不相去萬萬哉至順元年冬南瑞重來爲剛請教於是書吾言以遺俾以揭諸家居之坐右刻諸里塾之壁間而自勵自警焉

津西通志

卷一百二十一 藝文

三

清岡義塾記

古昔盛時萬二千五百家之鄉有鄉學鄉大夫主之頒教法於州黨族閭俾教其民二千五百家之州則州長屬民讀法以時習鄉射於學而尚功五百家之黨則黨正屬民讀法以時習鄉飲酒於學而尚齒雖二十五家之間巷亦有塾閭內致仕之老朝夕坐其中民之出入者必受教教成俗善而人有士君子之行也後世雖休明之朝亦唯郡縣有學居之達於城郭者子弟無從而至焉舊豫章郡之豐城縣有揭氏家於長寧鄉之清岡下族以儒鳴曰商霖曰飛雄曰三京於宋紹興淳熙嘉定登進士科曰先覺曰著亦以累舉奏名得仕際國朝而仕者養直儒學教授後斯翰林應奉王孫隴司丞時益縣主簿司丞君在官命長子憲就清岡之基建義塾